昭代典則

昭代典則卷之五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訂正

金陵周日校刊行

太祖高皇帝

戊申洪武元年春正月乙亥我　太祖高皇帝祀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追尊四代祖考

皇高祖考尊號曰玄皇帝廟號德祖妣曰玄皇后

皇曾祖考尊號曰恒皇帝廟號懿祖妣曰恒皇后

皇祖考尊號曰裕皇帝廟號熙祖妣曰裕皇后

皇考尊號曰淳皇帝廟號仁祖皇妣陳氏曰淳皇后立妃馬氏爲皇后世子標爲皇太子○大誥天下詔曰朕惟中國之君自宋運既終天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爲天下主傳及子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海内彊土豪傑分爭朕本淮右庶民荷 上天眷顧 祖宗之靈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賢於左右凡兩淮兩浙江東江西湖湘漢沔閩廣山東及西南諸郡蠻夷各處冦攘屢命大將軍與諸將校奮揚威武已皆戡定民安田里今文武大臣百司衆庶合辭勸進尊朕爲皇帝以主黔黎勉徇輿情於吳二年正月初四日告祭 天地于鍾山之陽即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以吳二

年為洪武元年是日恭詣　太廟追尊四代考妣為皇帝皇后立　大社大稷於京師以冊寶立　妃馬氏為皇后　長子標為皇太子布告天下咸使聞知○劉基曰冬寒之極必有陽春激湍之下必有深潭大亂之後必有大治理則然也元德既衰九土糜沸鴟張狼顧之豪彌滿山澤萬姓喁喁無所顧告天乃命我太祖皇帝肅將威武征伐不道於是拾宋擬秦擊趙據燕不數載而天下遂歸一統者天命有在也

改宣徽院為光祿寺○詔製太廟祭器

上曰今之不可為古猶古之不可為今禮順人情可以義起所貴斟酌得宜必有損益近世泥古好用古籩豆

之屬以祭其先生既不用死而用之似亦無謂孔子曰
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製宗廟器皿皆如事生之
儀於是造銀器以金塗之酒壺盂盞每事皆八朱漆盤
盆二百四十及樿椸枕簟篋笥幃幔浴室皆具

蒙古興化守將葉萬戶棄州遁耆民李子成率衆詣湯和
降和遣都指揮俞良輔往守之於是莆田等十三縣相
繼皆降遂移師進攻延平

丁丑大宴羣臣于奉天殿

宴罷因諭之曰朕以布衣有天下實由天命當羣雄初
起所在剽掠生民惶惶不保朝夕朕見其所爲非道心
宗不然既而與諸將渡江駐兵太平深思愛民安天下

之道自是十有餘年收攬英雄征伐四方克賴諸將輔佐之功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廣生民之衆萬幾方殷朕中夜寢不安枕憂懸于心御史中丞劉基對曰往者四方未定勞煩聖慮今四海一家宜少紓其憂　帝曰堯舜聖人處無爲之世尚猶憂之矧德匪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脫創殘其得無憂乎夫處天下者當以天下爲憂處一國者當以一國爲憂處一家者當以一家爲憂且以一身與天下國家言之一身小也所行不謹或致顛蹶所養不謹或生疾疢況天下國家之重豈可頃刻而忘警畏耶○上諭中書省臣曰成周之臣治掌於冢宰教掌於司徒禮掌於宗伯政掌於司馬刑掌於

司寇工掌於司空故天子總六官六官總百執事大小相維各有攸屬是以事益簡而政不紊故治泰用商鞅變更古制法如牛毛累其民甚而民不從故亂卿等任居宰輔宜振舉大綱以率百寮贊朕為治○上諭羣臣曰吾觀史傳所載歷代君臣或聖明之君樂聞忠讜而臣下循默奸諂不盡其誠者有之或臣下不欺能抗言直諫而君上昏愚驕暴飾非拒諫者有之臣不諫君是不能盡臣職君不受諫是不能盡君道臣有不幸言不見聽而反受其責是雖得罪於昏君然有功於社稷人民也若君上樂於聽諫而臣善於進諫則政事豈有不善天下豈有不治乃知明良相逢古今所難○上又諭羣

臣曰忠臣愛君讜言爲國盖愛君者有過必諫諫而不切非忠也爲國者遇事必言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比來朕每發言百官但唯諾而已其間豈無是非得失而無有直言者雖有不善無由以聞自今宜盡忠讜以匡朕不逮若徒唯唯非人臣事君之義也

戊寅帝自舊内選新官○以李善長等兼東宮官

初御史中丞劉基學士陶安言於　帝曰昔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倣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爲之

帝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苟惟不善而一槩是從將欲望治譬猶登高岡而却步渡長江而迴楫豈能達哉元氏胡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類是與

名不足以副實行不足以服衆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古通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啓聞何必做彼作中書令乎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　上曰古者官不必備惟賢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勲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若江充之事可謂明察朕今立法令臺省等官兼東宮官賛輔之父子一体君臣一心庶無相構之患也乃命詹同等取東宮官制觀之謂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勲德老成者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用夫舉

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授大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同對曰陛下立法垂憲之意實深遠矣於是以李善長等皆兼東宮官仍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官屬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任內事當啓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隙將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爲之賓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狃於安逸軍務之事多忽而

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改中書省官制〇定尚寶司官制

初設左右相國。今改左右丞相各一人。左右丞各一人。參知政事二人。其屬左右司郎中各一人。員外郎各一人。都事各一人。中書舍人二十人

初設符璽郎。今改爲尚寶司。卿一人。少卿一人。司丞三人。職在禁廷。守寶璽符牌印章而辨其所用。有事請於內。既事奉而藏之。凡寶十四。曰奉天之寶。以鎮萬國。祀天地。曰皇帝之寶。以册封賜勞。曰皇帝信寶。以徵召。曰天子之寶。以祭享鬼神。曰天子行寶。以封賜夷蠻。曰天子信寶。以調發蕃兵。曰制誥之寶。以識誥命。曰勅命

之寶以識勅命曰廣運之寶以識黃選勘籍曰御前之寶以進御座從車駕曰皇帝尊親之寶以答孫宗人曰敬天勤民之寶以訓迪有司凡扈守侍衛令牌之號六曰申木火土金水以警夜巡金牌之號伍曰仁義禮智信以嚴守衛凡半字銅符之號四曰承東西北巡者左半守者右半合契而從事焉凡銅牌之號一曰勇以稽直卒凡牙牌之號五曰勲親文武樂以察朝參凡祭牌之號三曰陪供執以謹祀事凡雙魚銅牌之號二曰嚴以肅直衛曰善以絜祀壇凡符驗之號五曰馬水達通信以給傳郵通制命

諭省府大臣戒驕盈保富貴

諭曰爾諸大臣既受封爵進職位可謂尊顯矣當同心輔國以享祿位朕常思古之君臣居安不忘警戒盈滿常懼驕縱兢兢業業日慎一日故能始終相保不失富貴大抵開基創業之主待功臣非不欲始終盡善如韓信彭越自不能保全其功深可惜哉至承平之後勳臣多有獲罪者究其所以蓋其事主之心日驕富貴之志日淫以致于敗古人致欹器於座側以戒其驕盈耳汝等宜戒慎之又謂都督同知康茂才等曰汝等今成大功豈汝一人之能哉非軍士同心効力曷能致此切不可挾功驕恣輕忽下人若此則鮮有不敗者朕故吐心拳拳為爾等言之古之人主待其臣下往往以權術駕

數不以至誠相感易生猜疑故久而生變今吾以直言
告汝常相警戒非止在於汝身汝又當以朕意訓汝子
孫則可與國同其長久矣時皇太子侍側上皆謂之曰
太子年幼未歷世故朕嘗以此意誨之使他日汝子成
立與吾兒共享太平常如今日則子子孫孫無有窮也
羣臣皆拜謝而退○上御東閣御史中丞章溢學士陶
安等侍因論前代興亡之事上曰喪亂之源由於驕佚
大抵居高位者易驕處佚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
過不聞侈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今
日聞卿等論此深有警于心古者今之鑑豈不信與○
上朝罷從容謂御史中丞劉基章溢曰朕起義淮右以

有天下戰陣之際橫罹鋒鏑者多常惻然于懷今民脫喪亂猶出膏火之中非寬恤以惠養之無以盡生息之道基對曰自元氏法度縱弛上下相蒙遂至於亂今當維新之治非振以法令不可上曰不然夫經喪亂之民思治安猶飢渴之望飲食則殘苦之餘休養生息猶恐未蘇若更敺以法令譬以藥療疾而加之以鴆將欲救之乃反害之且爲政非空言要必使民受實恩若徒事其名而無其實民亦何所賴焉溢頓首曰陛下深知民隱天下蒼生之福也○上謂宰臣曰朕每燕居思天下之事未嘗一日自安蓋治天下猶治絲一絲不理則衆緒棼亂故凡遇事必精思而後行惟恐不當致生奸弊

以殃吾民以此不敢頃刻安逸至於刑法尤所關心然此非一人所能獨理卿等皆須究心庶幾人無冤抑刑獄清省漢宣帝言獄者所以禁暴止奸養育羣生甚得用法之意卿等宜体之毋忽也○上與儒臣論學術翰林學士陶安對曰正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上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人鮮不為所惑自非有豪傑之見不能決去之也戰國之時縱橫捭闔之徒肆其邪說游說諸侯當時諸侯急於利者多從其說往往事未就而國隨以亡此誠何益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天下焉得而治安曰陛下所言深探其本上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之道夫

秦襲戰國之弊又安得知此

置中山衛指揮使司以周立爲指揮使○置濟寧左右二衛○命道士周原德往登萊州諭祭海神○諭天下來朝府州縣官

天下來朝府州縣官陛辭上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而已惟廉者能約已而利人貪者必朘人而厚已況人有才敏者或尼於私善柔者或昧於欲此皆不廉致之也爾等當深戒之

甲申詔遣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實田畝上謂中書省臣曰兵革之餘郡縣版籍多亡田賦之制不能

無增損，征斂失中，則百姓咨怨。今欲經理以清其源，無使過制以病吾民。夫善政在於養民，養民在於寬賦。今遣周鑄等往諸府縣覈實田畝，定其賦稅，此外無令有所妄擾。復諭鑄等曰：爾經理第以實覈，無隱以革前弊。妄有增損，曲徇私情，以病吾民，否則國有常憲。各賜衣帽遣之。○上謂劉基曰：曩者羣雄角逐，生民塗炭，死亡既多，休養難復。今國勢已定，天下次第而平，思所以生息之道何如？基對曰：生息之道在於寬仁。帝曰：不施實惠而槩言寬仁，亦無益耳。以朕觀之，寬仁必當阜民之財而息民之力。不節用則民財竭，不省役則民力困，不明教化則民不知禮義，不禁貪暴則無以遂其生。如是

而曰寛仁。是徒有其名而民不被其澤也。故養民者必植其本。種樹者必培其根基。頓首曰。陛下盡心如此。民其有不受惠者乎。傳曰。以仁心行仁政。實今日天下之幸也。

壬辰。我師克建寧。

征南將軍胡廷美（即廷瑞以避御字改今名）、副將軍何文輝。率師至建寧。元守將同僉達里麻、叅政陳子琦集僚佐謀曰。聞大明軍驍勇。自入杉關。諸鎮望風瓦解。其鋒不可當。今吾城中軍士不下萬餘。儲蓄尚富。可以拒守。不可與戰。彼攻吾城不克。必將自退。吾因而乘之。或可以得志。衆皆曰然。由是備禦甚堅。廷美等進圍之。數與挑戰。達里

麻等固守不出我師環其四門攻之益急達里麻不能支夜潛至副將軍何文輝營納欵詰旦總管翟逵先不花亦率衆詣文輝降廷美怒二人不請已欲屠其城文輝止曰吾與公同受命至此爲安百姓耳今城降欲以私忿殺人可乎廷美遂止乃整軍入申嚴號令毫髮無所犯執叅政陳子琦送京師獲將士九千七百九十餘人馬二百七十三匹銀一萬六千三百兩粮九萬八千六百四十石命指揮費子賢領兵守之

庚子湯和克延平執蒙古平章陳友定送京師伏誅

先是上遣使招諭友定友定大會諸將殺使者置血酒甕中慷慨飲之誓衆死守至是我師隔水而陣分一軍

渡水攻其西門友定謀於衆曰彼兵方來其氣勇銳難與爭鋒不如持久以困之伺間而動必有可勝遂嚴飭軍卒巡城晝夜不少息諸將出戰友定不許數請不已友定乃疑其部將蕭院判劉守仁有携二心即收其兵柄殺蕭院判守仁知事急來奔士卒多踰城夜遁自始圍凡十日適城中軍器局失火炮聲亂發我軍疑其內叛遂併力攻城友定見勢窮蹙乃與副樞謝英輔叅政文殊海牙訣曰大事已去吾無以報國家惟有死耳公等宜自勉廼退於省堂按劍仰藥飲之達魯花赤白哈麻具服北面泣拜與謝英輔皆自縊死賴正孫等夜開門出降黎明我師入城友定氣未絶遂舁之出水東門

小値大雷雨復甦械繫送京師以唐鐸知府事（友定[illegible]尚鮮人）

友定至京師

上詰之曰元綱不振海内土崩天命更革豈人力所能爲爾竊據偏方負固逆命害吾參軍殺吾使者陸梁弗服欲何爲哉友定對曰事敗身亡惟有死耳尚有何言遂誅之。

是月彗星見于昴畢○二月壬寅朔中書省臣李善長等

進郊社宗廟議。

上勅禮官翰林院太常諸儒臣曰自昔聖帝明王之有天下也莫嚴於祭祀故當有事内必致其誠敬外必備其儀文所以交神明也朕誕膺天命統一海宇首建郊社

宗廟以崇祀事顧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其將何以交神明致靈貺卿等宜酌古今之宜務在適中定議以聞至是善長等奏有國大祀曰圜丘曰方丘曰宗廟曰社稷各具沿革以進圜丘之說曰天子之禮莫大於祀天故有虞夏商皆郊天配祖其來尚矣周官大司樂冬至祀天於地上之圜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皆所以重報本反始之事禮之見於遺經者可考也秦人燔書滅學仍西戎之俗立四時以祀白青黃赤四帝漢高祖因之又增北時兼祀黑帝至武帝有雍五時之祠又有渭陽五帝之祠又有甘泉太乙之祠而昊天上帝之祭

則未嘗舉行。至元帝時合祭天地。光武祀太乙。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變易盡矣。魏晉以來。郊丘之說互有不同。宗鄭玄者以爲天有六名。歲凡九祭。六天者北辰。耀魄寶。蒼帝威靈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協光紀是也。九祭者冬至祭昊天上帝於圜丘。立春立夏季夏立秋立冬祭五帝於四郊。王者各禀五帝之精而王天下。謂之感生帝。於夏正之月祭於南郊。四月龍見而雩。總祭五帝於南郊。季秋大享於明堂是也。宗王肅者。則以天體惟一。安得有六。一歲二祭。安得有九。大抵多參二家之說。行之而至唐爲尤詳。武德貞觀間用六天之義。永徽中從長孫無忌等議。廢鄭玄

議用王肅說乾封中復從鄭玄議焉宋太祖乾德元年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神宗元豐中罷合祭哲宗紹聖徽宗政和間或分或合高宗南渡以後惟用合祭之禮元初用其國俗拜天於日月山成宗大德六年建壇合祭天地五方帝九年始立南郊專祀昊天上帝泰定中又合祭然皆不親郊文宗至順以後親郊者凡四惟祀昊天上帝今當遵古制分祭天地于南郊冬至則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大明夜明星太歲從祀方丘之說曰按二代祭地之禮見於經傳者夏以五月商以六月周以夏至日禮之於澤中方丘蓋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故冬至報天夏至報地所以順陰陽之義也祭天於南郊

之圜丘。祭地於北郊之方澤。所以順陰陽之位也。然先王親地。有社存焉。禮曰享帝於郊。祀社於國。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明地道。又曰郊社所以祀上帝。又曰明郊社之禮。或以社對帝。則祭祀乃所以親地也。書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左氏曰戴皇天履后土。則古者亦命地祇為后土矣。曰地祇曰后土曰社。皆祭地也。此三代之正禮。而釋經之正說。自鄭玄惑於緯書。而謂夏至於方丘之中。祭崑崙之祇。七月於泰折之壇。祭神州之祇。析而二之。後世宗焉。一歲二祭。自漢武用祠官寬舒議。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禮如祀天。而後世又宗之。於北郊之外。仍祠后土。元始間。王莽奏罷甘泉泰時。復長

安南北郊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祠天地於南郊而後世又因之爲合祭焉由漢歷唐千餘年間祀北郊者惟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元宗之開元四祭而已宋元豐中議專祭北郊故正和中專祭者凡四南渡以後則惟攝祀而已元皇慶間議夏至專祭地未及施行今當以經爲正擬以今歲夏至日祀方丘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祀宗廟之說曰傳云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爲之宗廟以享祖考而致其報本之意也德有厚薄故制有隆殺自天子至官師其制不同周制天子七廟而商書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知天子七廟自古有之不獨周爲然也若夫

太祖百世不遷三昭三穆以世次比至親盡而遷焉此有天下之常禮也若至周穆王時文王親盡當祧共王時武王親盡當祧以其有功當宗故皆別立一廟而謂之文世室武世室亦皆百世不遷漢高承秦之弊未嘗立七廟至太上皇崩始詔郡國立廟而皇祖以上無聞焉惠帝詔有司立原廟又以沛宮爲高祖廟又以陵傍立寢園廟自後每帝輒立一廟不序昭穆景帝尊高帝爲太祖文帝爲太宗宣帝又尊武帝爲世宗皆世世不毀至元帝始罷郡國廟及寢園廟光武中興於洛陽立高廟祀高祖及文武宣元五帝天子親奉祠於長安故高廟祀成哀平三帝京兆尹侍祠又別立四親廟於南

陽舂陵祀父南頓君祖鉅鹿都尉曾祖鬱林太守高祖舂陵節侯皆歲時郡縣侍祠至明帝遺詔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後帝相承皆藏主於世祖文廟由是同堂異室之制至於元莫之能改唐高祖追尊高曾祖考立四廟於長安太宗議立七廟虛太祖之室玄宗創制立九室祀八世文宗開成中禮官以景帝受封於唐高祖太宗創業受命有功之主百代不遷親盡之主禮合祧遷至禘祫則合食如常其後以敬文武三宗爲一代故終唐之世常爲九世十一室宋至太祖追尊僖順翼宣四祖每遇禘則以昭穆相對而虛東向之位神宗熙寧中奉僖祖爲太廟始祖至徽宗時增太廟爲十室而

不祧者五宗崇寧中主王肅說謂二祧在七世之外乃建九廟高宗南渡祀九世至于寧宗始別建四祖殿而正太祖東向之位元世祖中統三年初建宗廟于燕京以太祖居中爲不遷之祖至泰定中爲七世十室今擬四代各爲一廟廟皆南向以四時孟月及歲除則合祭于高廟社稷之說曰周制少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社稷之祀壇而不屋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凡起大事動大衆必先告于社而後出其禮可謂重矣蓋古天子社以祭五土之祇稷以祭五穀之神其制在中門之外朝門之內尊而親之與先祖等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故祭社必及

稷所以爲天下祈福報功之道也。然天子有三社。爲羣姓而立者大社。其自爲立者曰王社。又有所謂勝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國雖亡而存之。以重神也。後世天子之禮。惟立大社大稷以祀之。社皆配以勾龍。稷皆配以周棄。漢因高祖除亡秦社稷。立官大社大稷。一歲各再祠。光武立大社稷于洛陽。在宗廟之右。春秋二仲月及臘。一歲三祀。唐因隋制。並建社稷于含光門之右。仲春仲秋二時戊日祭之。玄宗升社稷爲大祀。仍以四時致祭。宋制每歲以春秋二仲月及臘日祭之。元世祖營社稷于和義門內少南。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致祭。今宜祀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從之。

蒙古漳州總制陳馬兒以城降。

征南將軍湯和遣使傳檄至漳州元達魯花赤迭理迷實具服焚香北面再拜持斧砍印章引刀自刎而死總制陳馬兒以城降湯和命指揮李懃中守之、

癸卯詔湯和還明州造海舟漕運北征軍餉命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將軍以參政朱亮祖副之帥師由海道取廣東、

上諭永忠等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所以除暴亂解倒懸以慰民望朕昔平定武昌荆湘諸郡皆望風歎附嘗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郡亦相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今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

民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彼聞八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懾。若先遣人宣布威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款迎降者，可不勞師旅。慎勿殺掠，沮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臨之，扼其險要，絕其聲援，未有不下者。且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南海北以次招徠，留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璟等合兵取廣西。用師方畧，率用是道。肅靖南服，在此一舉。

蒙古汀州路守將陳國珍及泉州郡縣皆降。

征南將軍胡廷美遣建寧降將曹復疇招諭汀州及寧化、連城等縣。元汀州守將陳國珍遂納款，泉州郡縣聞之，皆相繼降附。

丁未詔以大牢祀孔子于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〇禁士民易姓氏爲胡名及習胡語服胡衣者於是百有餘年胡俗悉復中國之舊〇癸丑常遇春克東昌及所屬茌平等縣皆降〇甲寅楊璟遣千戸王廷取寶慶遂下之

楊璟遣千戸王廷將兵取寶慶先是我師已克寶慶既而復爲故陳友諒遺將周文貴所陷至是廷進次郡陽茱萸灘賊衆千餘據險拒戰廷擊敗之進至城下周文貴遁去遂下其城留兵守之

丁巳命都督同知康茂才率師赴濟南從大將軍徐達北伐〇壬戌勅贛州衛指揮使陸仲亨帥師會廖永忠征廣東

上諭仲亨等曰近命平章楊璟等由湖南取廣西平章廖永忠等由福建取廣東令特命爾等率師由韶州直擣德慶三方進師為犄角之勢舉無不克廣東既下合兵以取廣西先聲既震勢如破竹但當撫輯生民毋縱殺掠

命中書議役法

上以立國之初經營興作必資民力恐役及貧民乃命中書省驗田出夫於是省臣奏議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名曰均工夫直隸應天等十八府州及江西饒州九江南康三府計田三十五萬七千二百六十九頃出夫如田之數遇有興作於農隙用之

上諭中書省臣曰民力有限而徭役無窮當思節其力
毋重困之民力勞困豈能獨安自今凡有興作不獲已
者暫借其力至於不及之務浮泛之役宜罷之

丙寅徐達平樂安

初樂安俞勝納款徐達禮而遣之勝既歸陽為附順陰
實從元達乃遣其郎中楊子旌等回樂安名為造作軍
器徵糧草實欲陰察其所以勝果拒命而叛達等遂進
師攻之師至濟陽指揮劉英獲勝偵卒二人詰斬之而
進丙寅達等師至土河距樂安五里命軍士填塹以進
明日俞勝部將朱鎮撫等報說勝已遁去達等率師趨
樂安營于城東南其郎中張仲毅出降樂安平令指揮

華雲龍守之副將軍常遇春都督馮宗異追勝不及獲其將朱右丞而還既而有報元丞相也速平章忽林台等軍至達率兵出戰元兵敗走追奔八十餘里殺傷甚衆生擒樞密院判脫歡并軍士數百人獲馬三百匹

詔定宗廟時享之禮

翰林學士陶安待制詹同等奏古者禴祠烝嘗四時之祭三祭皆合享于祖廟惟春祭于各廟自漢而下廟皆同堂異室則又四時皆合祭矣今四廟時享亦宜做近制合祭于第一廟庶適禮之中無煩瀆也上命春特祭餘三時合祭是日太常又進宗廟月朔薦新禮上覽畢謂羣臣曰宗廟之祀所以隆孝思也然祭之于後不若

養之于先朕今不及矣嘗刪爲人子者願爲人兄其意謂兄侍膝下之日久於養之日多也朕於子爲人弟親存而幼不能以養及長而富有天下則親沒矣雖欲以天下養其可得乎因悲嘆久之命以月朔薦新儀物著之常典俾子孫世承之○陶安等奏古者天子五冕祭天地宗廟社稷諸神各有所用請製之上曰五冕禮太繁今祭天地宗廟則服袞冕社稷等祀則服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

諭侍臣審察讒佞

上御奉天門謂侍臣曰凡人之言有忠諫者有讒佞有忠諫之言始若難聽然有益如藥石讒佞之言始若易

聽。然其貽患不可勝言。夫小人之爲讒佞也。其設心機巧。漸漬而入。始焉必以微事可信者。言於人主。以探其淺深。人主苟信之。彼他日復有言。必以爲其嘗言者可信。將不復審察。讒佞因得肆志。而妨賢病國。無所不至。自古若此者甚多。而昏庸之君。卒莫之悟。由其言甘而不逆於耳故也。惟剛明者。審擇於是非。取信於公論。不偏信人之言。則讒言可杜矣。○上諭侍御史文原吉等曰。比來臺臣。久無諫諍。豈朝廷庶務皆盡善。抑朕不能聽受。故爾嘿嘿乎。爾等以言爲職。所貴者忠言日聞。有益於天下國家。若君有過擧而臣不言。是臣負君。臣能直言。而君不納。是君負臣。朕嘗思　介之士於萬乘之

尊其勢縣絕平居能言臨對之際或畏不能盡其詞或倉卒不能盡其意故常霽色以納之惟恐其不盡言也至於言無實者亦畧而不究蓋見秦漢以來季世末主護短惡諫誅戮忠直人懷自保無肯爲言者積咎愈深遂至不救夫日月之行猶有薄食人之所爲安能無過惟能改過便可成德矣原吉對曰陛下此心即大禹好聞善言成湯不吝改過之心也言而無實必不之究尤見天地之量上曰有其實而人言之則當益勉於善無其實而人言之則當益戒於不善但務納其忠誠何庸究其差謬

命選國子監生周琦等十人侍太子讀書禁中○三月命

翰林儒臣修女戒

上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先正家之道始于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使預政事至于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觀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有不為禍亂者也夫內嬖惑人甚於鴆毒惟賢明之主能察之於未然其他未有不為所惑者卿等為纂修女戒及古賢后妃之事可為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壬申我師克全州

先是平章楊璟遣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率兵取全州至是元平章阿思蘭聞王師至率衆逆遁州民遂以城

降於是道州莫及遜寧達州土官李文御守藍山縣元
帥黎茂陵等俱遣人請降

甲申徐達奏上所獲山東州縣卒馬糧鹽布絹總數
凡獲卒三萬二千餘人馬一萬六千餘匹糧五十九萬
七千餘石鹽五萬三千餘引布絹八萬七百餘疋時近
臣因進言山東舊有銀場可興舉者上曰銀場之弊我
深知之利於官者少而損於民者多況今彫瘵之餘豈
可以此重勞民力昔人有拔茶種桑民復其利者汝豈
不知言者慙而退

蒙古江西分省廣東左丞何眞遣使奉表迎降
何眞東莞人嘗爲淡水場管勾元末兵亂嶺南盜賊蠭

起眞遂退而家居及亂兵據惠州眞糾集義兵復之以功受惠州路通判將海南寇邵宗愚陷廣州眞率衆擊走之元立江西分省廣東以眞爲參知政事陞左丞遂據有廣東諸州郡至是聞湯和等平福建遣使由海道奉表于元會廖永忠率舟師自福州由海道趨廣東眞使遇我師遂敗眞表請降而遣人回報于眞於是永忠遣人送其使及表詣京師上賜詔褒之

諭侍臣劉基兵事

上御奉天門與劉基論兵事上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亂是以兩陣之間決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有良將基對曰臣

荷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覩妙筭初謂未必皆然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將在陛下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然臣觀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其所難也上曰兵者詭也因敵制勝豈必泥於古哉朕嘗親當矢石覩戰陣之事開闔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亦何暇拘古法耶

蘄州進竹簟却之

上謂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目之娛玩物之失今蘄州所進竹簟固爲用物但未命而來獻若受之恐天下聞風皆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

獻。

廖永忠師至廣東。何眞率官屬見。遂破邵宗愚。誅之。廣州平。

廖永忠舟師至潮州。何眞遣其都事劉克佐詣軍門。上其印章。并所部圖籍。永忠至東莞。何眞自率官屬出見。韶州指揮陸仲亨。畧定英德清遠陽江連州肇慶等郡縣。進攻德慶。元守將張鵬程驅衆棄城遁。仲亨等遂引兵會永忠于廣州。永忠師至廣州之龍潭。元將盧左丞遣鎭撫盧成納欵。得海舟五百餘艘。軍士二千九百餘人。馬三百匹。糧五千餘石。命指揮胡通守之。邵宗愚聞王師入廣州。遣其黨羅元祥詣軍門降。本以覘軍勢。而

實無降意。求忠謂之曰。欲降則來。毋虛言以相欺也。宗愚遷延累日。竟不至。求忠知其詐。乃下令往攻之。夜二鼓發兵。直抵其寨。詰旦破之。宗愚兄弟俱殘暴嗜殺。近境頗被其害。嘗陷廣州。大肆侵掠。廣州民尤嫉之。及面縛入城。民往觀之。爭唾其面。遂與其徒皆棄市。新會縣土豪黃彬。河源縣曹文呂。汲州廖仁等。復聚衆作亂。自稱元帥。求忠復捕誅之。南海縣人麥東觀以魘魅蠱毒殺人。又捕斬之。廣州既平。求忠遂進兵取廣西。

追封參軍胡深爲縉雲郡伯

制曰。攄忠効力。允惟勲舊之臣。崇德報功。宜厚追封之典。表幽光於既往。昭大節於無窮。爰考彝章。用加寵數

故參軍胡深，奇姿素負，偉器夙成，文詞克著於英華，武事兼通於韜畧。朕創業江左，嘗駐師金華，乃得賢才，以資任用，首居省幕，繼擢參軍，外則贊畫鼎釗，內則周旋帷幄，恪恭乃職，廉潔有聲。重念括蒼之城，近接閩海之地，寇多侵擾，民弗寧居，俾率義師，鎮茲封域，每有保障之功，即無東顧之憂。奈何兵逼寇區，倉皇遇敵，然能身先士卒，慷慨以捐生。今茲七閩悉入版圖，所獲渠魁，已令釁鼓，惜爾不及見此，俾朕哀痛致思，是用褒崇，以旌勇烈。爾惟有嗣，朕念不忘，將世祿於厥家，庶永延于宗祀。歆服寵命，用慰幽冥，可追封為縉雲郡伯。

丙戌，楊璟遣兵攻武岡州，蒙古守將曾權以城降。○丙申

鄧愈至南陽。蒙古參政王國寶副樞喬珎等以城降〇徐達師至陳橋左君弼竹昌迎降

先是左君弼自唐州走安豐及安豐破復走汴梁元汴梁守將李克彝使守陳州　上嘗遣使諭以書曰曩者兵連禍結非一人之失予勞師暑月與足下從事足下乃舍其親而奔異國是皆輕信羣下之言以至於此雖悔何及今足下奉異國之命與彼邊疆與予接壤若欲獻計帥師侵境其中輕重自可量也且予之國乃足下父母之國合淝之城乃足下丘隴桑梓之鄉寧不思乎天下兵興豪傑並起豈惟乘時以取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于亂世足下以身爲質而求安於人既已失策

詼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獨居寡處各天一方朝思暮望以日爲歲足下縱不以妻子爲念何忍忘情於老親哉功名富貴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再得足下能留意於是幡然而來于當盡棄前非仍復待以故舊則足下於天理人心舉無不順矣君弼得書猶豫不能决 上乃歸其母于陳州至是汴梁守將李克彝聞徐達至召君弼謂曰公與南朝數接戰熟其陣勢今授公以兵公前與戰我從後乘之何如君弼嘗感 上歸其母有降附意因曰南朝軍鋒不可當吾見其陣輒膽落不能戰故奔投至此況徐相國善用兵所向克捷君弼安敢復受命克彝無如之何乃夜驅軍民遁入河南於是君

鄧與竹昌等率所部兵詣達降。達入汴城。副將軍常遇春營于城外。尋命都督僉事陳德守汴梁。達等率步騎自中灤進取河南。

是月彗星出昴北

昴胡星也。彗除舊布新之象也。唐李淳風作晉天文志成帝咸和七年十一月熒惑守昴。八年七月熒惑入昴。占曰胡王死。是月石勒果死。九年八月月又犯昴。十一月石虎廢石弘幽殺之。淳風曰是時雖二石僭號。而其彊弱常占于昴。不關太微紫宮也。自是精於天文者首稱淳風。而其言如此。則昴為胡星明矣。又言彊弱不關於太微紫宮。則胡人雖入中國僭大號。不得當正統。又

明矣嗚呼天人之際淵乎微哉迨我聖祖以正月卽皇帝位復中國之正統彗星卽見于昴畢之間是月又出于昴北至七月而元遂亡除腥羶之舊穢布文明之新化以開千萬年太平之瑞天也○又按漢天文志云昴畢間天街也街北胡也街南中國也今彗出昴畢之間蓋天厭胡人之混亂中國故清而正之而見其象於此天街之中既而又出於昴北則是既定於華夷之限又驅而除之於化外也觀其後歲在庚戌平定沙漠于應昌歲在戊辰蕩除胡種於捕魚兒海天道何昭昭哉

夏四月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爲圖以示子孫

上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父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詹同頓首曰。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為切。 上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父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於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知之以此。朝夕覽觀。庶有所警也。

戊申。徐達平河南。遂取嵩州。

大將軍徐達等。率師自虎牢關進至河南塔兒灣。元將脫因帖木兒以兵五萬迎戰。列陣於洛水之北十五里。我軍既成列。副將軍常遇春單騎突入其陣。敵發二十騎橫槊刺之。遇春發一矢。斃其先鋒。彼軍奪氣。達遂揮

衆乘之俘斬無算脫因帖木兒將散亡走陝州達遂進營於河南城北門李克彝復走陝西於是河南行省平章梁王阿魯温送欵軍門河南平達命左丞趙庸守之指揮任亮招撫嵩州壬子副將軍常遇春率兵至嵩州守將李知院迎降甲寅入其城執其平章外兒等分兵取未附諸山寨

禁宦官預政典兵

上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爲宦官敗蠧不可拯救未嘗不爲之惋歎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心勤勞如呂强張承業之徒豈得無之但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灑掃

給使令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者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爲亂其可得乎

丁巳楊璟克永州

先是平章楊璟進擊永州元右丞鄧祖勝出兵南門拒戰璟擊敗之祖勝收兵入城固守璟盛兵圍之久不下乃命指揮胡海洋等於各門築壘困之後造浮橋於西江上練習軍士示以必克祖勝屢屈至是食盡力窮仰藥死參政張子賢等猶率衆拒守百户夏昇縋城詣璟降因言祖勝死狀夜二鼓璟督兵四面攻之胡海洋等踰城入子賢復率衆巷戰天明衆潰子賢與元帥鄧思

誠等就執并獲其全城士馬璟調衛州衛指揮同知丁
玉守之於是耒陽等州皆遣人降
蒙古守鞏縣孟夏寨叅政李成守禰昌知院張興守鈞州
將哈喇歹守許州右丞謝罕皆來降○辛酉常遇春下汝
州遂下郟縣〔〕徐達遣都督同知馮宗異等取陝州蒙古
守將脫目帖木兒棄城遁以都督同知康茂才守之○癸
亥置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叅政汪廣洋爲山東叅政以
翰林學士陶安爲江西叅政
上謂安曰朕渡江之初卿首率父老見于軍門爲朕數
陳王業論當時之務深合朕心由是朝夕相近幕府軍
旅之事裨益良多繼入翰林益聞讜論今調汪廣洋爲

山東參政而江西乃上游都會可以代之者宜莫如卿其爲我撫治之安對曰臣以微陋叨蒙甄錄俾居左右幸望過矣今復委以重任恐付托不效有負 上恩帝曰躬擐甲胄决勝負於兩陣之間此武夫之事非儒生所能至若承流宣化綏輯一方之衆此儒者之事非武夫之所能也朕之用人因其所能不强其所不能卿才力宜膺是任故以授卿我豈私卿 人而不愛一方乎安乃頓首受命

以陝西盧氏縣隷南陽府○甲子車駕發京師幸汴梁

上遣使諭都督同知馮宗異曰若克潼關勿遽乘勝而西今大將軍方有事北方宜選將留鎮守關以遏其援

兵爾且率師回汴梁朕將躬往議之是日　車駕發京師幸汴梁時言者皆謂君天下者宜居中土汴梁宋故都勸　帝往視之且會大將軍謀取元都

馮宗異入潼關請益兵於徐達達調僉事郭子興等守潼關與宗異俱還河南

馮宗異進兵攻潼關初蒙古李思齊張良弼聞王師取河南即駐兵潼關以拒既而火焚良弼營思齊乃移軍退守葫蘆灘遣其部將張德欽穆薛飛守關及王師至關思齊棄輜重走鳳翔良弼奔鱗城丙寅宗異遂入潼關引兵西至華州蒙古守將望風奔潰五月庚午徐達自河南進至陝州馮宗異請益兵守潼關達調僉事郭

子興將慶陽衛指揮于光威武衛指揮金興旺守之〇丙子馮宗異還軍至陝州徐達與之俱還河南〇

己卯廖永忠等克廣西梧藤等州

征南將軍廖永忠參政朱亮祖等兵至梧州元達魯花赤拜住率宮吏父老迎降時元吏部尚書普顏帖木兒張翔以便宜行事入廣西行次藤州同永忠兵至募兵欲迎戰民無有應之者既而聞州守吳鎮出降乃率所部百餘人走鬱林亮祖勒兵追之普顏帖木兒戰敗張翔赴水死亮祖駐兵於藤州於是潯容貴梧鬱林等州郡以次皆降〇

庚寅車駕至汴梁

辛卯常遇春馮宗異至行在謁見　上勞之曰大將軍
與將軍率師北征不踰年平齊魯下河洛亦甚勞矣遇
春頓首曰此陛下威德所至臣等奉遵成筭得效驅馳
臣等之幸也徐達尋自河南至見上　上勞之曰將軍
帥師征討勤勞于外古人所謂忠爾忘身國爾忘家誠
將軍之謂也朕聞河朔之民日夕望吾師至將軍宜與
諸將乘時進取而安輯之朕觀天道人事元都可不戰
而克大丈夫建功立業各有其時揆時之會不失事機
在將軍等勉之達等頓首謝既退　上復召問達今取
元都計將安出達對曰臣自平齊魯下河洛王保保逡
巡太原徙爲觀望今潼關又爲我有張良弼李思齊失

勢而奪元之聲援已絕臣等乘勢搗其營城必然克之上據圖指示曰卿言固是然北土平曠利於騎戰不可無備宜選偏裨提精兵為先鋒將軍督提水陸之師繼其後下山東之粟以給饋餉由秦趙趨轉臨清而北直擣元都彼外援不及內自驚潰可不戰而下遂又曰臣慮進師之日恐其北奔將貽患於後必發師追之 上曰元起朔方世祖始有中夏乘氣運之盛理自當興彼氣運既去理固當衰其成其敗俱係于天縱其北歸天命厭絕彼自漸盡不必窮兵追之但其出塞之後即固守疆圉防其侵擾耳遂受命而退

甲申蒙古海南海北道元帥羅福等遣使來降

時海南分府元帥陳乾富亦相繼歸附　上下詔諭意令益堅乃心以寧吾民先是元廉訪使盛山海牙守雷州征南將軍廖永忠遣人以克廣州事諭海牙海牙以爲詐殺使者至是聞廣州巳下海牙棄南走交趾故羅福遂以城降

壬戌楊璟朱亮祖等克靖江

楊璟朱亮祖等合兵攻靖江克之執元平章也兒吉尼其都事趙元隆陳瑜劉永錫廉訪司僉事帖木兒普化元帥凡禿蠻萬戸董丑漢府判趙世傑皆自殺先是左丞周德興分兵據靖江險要以絶其聲援璟既克永州遂引兵抵靖江城下屯于北關參政張彬屯西關亮祖

亦帥師自廣東來會屯于東門象鼻山下攻城越二旬不下璟語諸將校曰彼所恃者西城濠水耳當先取閘口閘決其堤岸則破之必矣諸將曰諾明日遣指揮使丘廣引輕兵攻閘口閘殺其守堤兵決其堤濠水涸因築土堤至近與其城接以通士卒遂克其北門月城尋又克其北門水隘斬獲百人也兒吉尼有懼色復攻其西門不利我軍死者三百餘人相持凡兩閱月攻之益力也兒吉尼勢窮蹙其總制張榮與麾下袁觀以書繫矢射璟營約降期以是夜來會既二鼓觀縋城出見璟備言城中儲積空虛人無鬬志可立取之狀璟乃給白皮帽百餘俾歸為識約四鼓從寶賢門入至期璟命指

揮使吳與寧等率衆登城而入也兒吉尼聞變倉卒走追至城東伏波門執之亮祖德與各以所部兵入城惟彬尚屯南關彬始攻城爲守者所詬嘗恚曰城破之日當悉屠之比克城璟懼其縱殺下令曰殺人傷人及剽掠者死彬乃止衆心遂安○廖永忠進師至南寧元上浪屯田千戸宋眞執其守將平章咬住叅政那海遣使詣永忠降永忠悉收諸司印章命眞守其城送咬住等赴京師於是左江太平府土官黄英衍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顔等遣使齎印章詣楊璟降元平章阿思蘭初自全州之敗率其餘衆退保象州廖永忠兵至梧州遣指揮耿元璧等討之師至賔州境思蘭復遣其部將學

左丞迎拒元璧等擊敗之思蘭窮追乃遣其子僧保來納款至是自率所部詣永忠獻其銀印三銅印三十七金印五廣西悉平楊璟等自請江率師還京

陳友定故將金子隆陷將樂攻延平命平章李文忠率兵討之

陳友定既敗其將金子隆馮谷保等糾合清流寧化散卒寇將樂勢甚猖獗守禦千戶宋國成嬰城固守至是賊黨日衆攻城益急國成以援兵不至棄城遁于隆等遂陷將樂殺知縣馮源主簿蘇兼善乘勝寇延平攻四鶴門指揮羅德聚千戶李中擊却之復來攻官軍出陣于城南橋以禦之指揮蔡玉率衆沓析大敗其衆追至

沙縣之青雲寨子隆等負險拒守建甯衛指揮使沐英
遣兵夾攻破之擒谷保上以全子隆未平乃命平章李
文忠率兵討之
以鄧州知縣李相知和州兼守禦事
相至和州以南鄉銅城堰壩廢日久堰下之田皆沃壤
而民不得耕東門石壩傾圮貫城河填塞皆為民病乃
吊其父老訓諭集衆修浚之度工計材俾父老之習事
者董其役未幾二壩皆成時其啟閉以禁旱澇堰堤周
廻二百餘里田得常稔貫城之河東西凡千餘步舟楫
便之民賴其利
詔江西行省參政黃彬統兵領袁州招集諸山寨逋卒○

置刻期百戶所

初選卒伍中能疾行者二百人謂之刻期以通捷報至是立百戶所以張德成爲百戶領屬之

秋七月蒙古大都紅霧及墨氣起○勅諭新受北方守令勑曰牧民之任當愛其民況新附之邦生民凋瘵不有以安養之將復流離失望矣爾宜體朕意善撫循之毋加擾害簡役省費以厚其生勸耕勵忠以厚其俗能如朕言不但民受惠於汝汝亦獲循良之名矣上命中書給賞以勵其廉耻○復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上諭中書省臣曰治國家以得賢才爲先賢者天下之望也然布衣之士新授以政必有以養其廉耻然後可以

責其成功洪範曰既富方穀此古人之良法美意也乃厚賜而遣之○上謂中書省臣曰中原兵難之後老稚之孤貧者多有失所宜遣人賑恤之省臣以國用不足爲對上曰得天下者得民心也夫老者民之父父母者民之子弟恤其老則天下之爲子者悅恤其幼則天下之爲父母者悅天下之老幼咸悅矣其心有不歸者寡焉苟置其困窮而不之恤民將憮然曰惡在其爲我上也故周窮乏之者不患無餘財惟患無是心能推是心何憂不足今日之務此最爲先宜速行之

都督同知康茂才兵至河北安邑夏縣皆降○丙申車駕發汴梁還京師命右副將軍馮宗異留守

上在汴梁復勑大將軍徐達等曰將軍駐師河洛養鋒
蓄銳經營布置已見功緒今軍中士卒皆鼓勇思奮況
秋氣已近糧餉粗足乘機進取維其時矣宜調益都徐
州濟寧諸將各將精銳悉會東昌以俟征進辛卯
上將發汴梁大將軍徐達等自陳橋入辭　帝諭之曰
朕與卿等率衆渡江誓除禍亂以安天下今士卒捨父
母妻子戰鬬於矢石之間百死一生久未休息朕每念
之惕然於心非得已也中原之民久為群雄所苦死亡
流離徧於道路天監在茲朕不敢忘故命爾等帥師北
征廓清中原拯民艱苦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天命
入主中國將及百年今其子孫息荒罔恤民艱天厭棄

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視如仇讎。肆行屠戮。違天虐民。朕實不忍。爾諸將帥。當以爲戒。克城之日。毋擄掠。毋焚蕩。毋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上荅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朕伐罪救民之志。有不恭命。必罰無赦。諸將皆感激拜辭而退。相謂曰。主上愛民如此。吾屬敢不欽承。丙申。車駕發汴梁。還京師。命右副將軍馮宗異留守。徐達遂檄都督同知張興祖。平章韓政。都督副使孫興祖。指揮高顯等。將益都濟寧徐州之師。會于東昌。丁酉。蒙古彬州守將左丰楊以城來降。○閏七月庚子。徐達等率師取河北州縣

時徐達遣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等取衛輝元守將平章龍二棄城走彰德辛丑達等師至淇門鎮參政傅友德以獲嘉縣尹胡仲信來見達命仲信從鎮撫王處仁守衛輝癸卯徐達師至彰德元年章龍二復出走同知陳其等詣軍門降以右丞楊思祖統和陽衛守之明日龍二部將楊義卿以船入上船來歸徐達等師至廣平元平章周昱先棄城遁大將軍駐城中邯鄲縣尹都文玉率耆老降已酉徐達等師次臨清遣人詣東昌趣都督同知張興祖等以師來會又檄守樂安指揮華雲龍將兵從征庚戌傅友德游騎獲元將李寶臣都事張處仁遂以為嚮導達因遣友德開道以通步騎都督副使

顧時後聞以通舟師癸丑平章韓政都督副使孫興祖俱以師會臨清於是大將軍徐達率馬步舟師北上命韓政守東昌并鎮撫臨清達師至德州常遇春張興祖及指揮高顯毛驤程華等俱以師會達等師至長蘆元守將左僉院遁去達命指揮費子賢守之達遂徇青州下之遣人諭子賢分兵守青州達等師至直沽獲其海舟七艘作浮橋以濟師達又令常遇春張興祖各率舟師並河東西以進令步騎遵隄而前元丞相也速等捍禦海口望風奔遁元都大震

廣東何真率官屬入朝詔授江西行省參政

上諭之曰天下分爭所謂豪傑有二易亂爲治者上也

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死不
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卿即輸城來降不煩一
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者矣遂
叩頭謝曰昔武王伐暴救民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今
主上除亂以安天下天命人歸四海景從臣本蠻邦之
人始者逢亂不過結聚鄉民爲保生之計實無他志今
幸遇大明麗天無幽不燭臣愚豈敢上違天命上曰夫
能不貫禍於生民者必世享其澤朕嘉卿忠誠授江西
行省叅政以表來歸之誠古云令名德之輿也卿令名
已著尚懋脩厥德以輔我國家
平章李文忠破清流寧化諸山寨閩地悉平○以張正常

爲眞人去其天師之號

上謂羣臣曰至尊惟天豈有師也以此爲號褻瀆甚矣遂命去其正一教主天師之稱改天師印爲眞人印秩正二品其僚佐曰贊教曰掌書

漳州府通判王禕上疏請忠厚寬大以法天道減節科斂以順人心上嘉納之〇壬戌白虹貫日乙丑白虹復貫日〇丙寅大將軍徐達入通州城冢古主妥懽帖睦邇北遁開平

大將軍徐達等師至河西務元平章俺普達朶兒只進巴率兵迎敵我師與戰大敗之達朶兒只進巴等遁去達進兵至通州營于河東岸常遇春營于河西岸乙丑

達命衛吏田中爲通州判官攝州事括糧得四千一百石元國公五十八知完卜顏帖木兒等率衆出都城來禦遇春擊敗之擒卜顏帖木兒及副樞也先迭兒脫帖木兒獲馬四百匹船百餘艘國公五十八遁去丙寅達率諸將入通州城指揮華雲龍以兵來會是夜三鼓元主及其后妃太子開建德門往北走大將軍徐達命都督副使孫興祖督軍士脩築通州城

八月己巳詔以金陵爲南京大梁爲北京

詔曰朕惟建邦基以成大業興王之根本爲先居中夏而治四方立國之規模最重自趙宋末世夷狄主中國今百有餘載其運乃終羣雄分爭未有定于一者民遭

塗炭亦已極矣朕以布衣當擾攘之際拔身行伍卒將渡江荷天地眷祐祖宗積德臣下宣忠將士用命西平陳友諒東滅張士誠南靖閩廣北有中原武功大定混一之勢已成十七年間凡糧餉軍需百物科徵民無休息而江右一方煩勞尤甚遂收天下平寧之效朕覩中原土壤四方朝貢道里適均父老之言乃合朕志然立國之規模固重興王之根本不輕其以金陵爲南京大梁爲北京朕以春秋往來巡狩播告爾民使知朕意

庚午大將軍徐達克元都詔改爲北平府

徐達命馬指揮守通州進師取元都師至齊化門命將塡壕登城而入達登齊化門樓執其監國宗室淮王帖

木兒不花及太尉中書左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失朴
賽因不花右丞相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州等戮之并護
宣府鎭南威順諸王子六人及玉印二成宗玉璽一封
其府庫及圖籍寶物又封故宮殿門令指揮張煥以兵
千餘人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宦寺護視號令士卒無侵
暴人民皆按堵明日順德守將吉右丞胡參政鄭參政
皆自西山來降武德衛軍校獲前樂安逃將俞勝及南
參政張郎中等遂遣指揮鄧悍赴京獻捷仍命右丞薛
顯參政傅友德平章曹良臣都督副使顧時將兵偵邏
古北諸隘口()元自太祖奇渥温鐵木眞於宋寧宗開
禧二年僭號於兀難河之原國語稱成吉思皇帝傳子

窩闊台，於宋理宗端平元年。滅金，景定元年忽必烈即位，是爲世祖，至元十三年，取宋，十六年混一天下。自太祖僭號，至順帝丁未，凡十三主，一百六十三年，自世祖取宋至順帝丁未。凡九主。八十九年，按夷狄爲中國主始於劉淵繼以五胡爲南北朝，爲遼金主至順帝北去前後凡一千六十餘年。然前此胡主不過竊據一方，雖南北平稱，而中華之主猶在，未有若胡元之時，併海內而通屬於夷者，蓋至此而冠履倒置極矣，我

太祖一掃而肅清之，使中原之地，千有餘年。没於腥膻之中者。拯而出之，以復見天日，眞再造天地之功也，

壬申詔中書省及臺部，集耆儒議便民事宜，

上謂中書省臣曰近京師火四方水旱相仍朕夙夜不遑寧處豈刑罰失中武事未息徭役屢興賦斂不時以致陰陽乖戾而然耶朕與卿等同國休戚宜輔朕修省以消天譴參政傅瓛等對曰古人有言天心仁愛人君則必出災異以譴告之使知懼自省人君遇災而能驚懼則天變可弭今陛下修德省愆憂形於色居高聽卑天寔鑒之顧臣等待罪宰輔有乖調燮貽憂聖衷咎在臣等　帝曰君臣一體苟知警懼天心可回卿等其盡心力以匡朕不逮於是詔中書省及臺部集耆儒講議便民事宜可消天變者○上謂侍臣宋濂等曰自古聖哲之君知天下之難保也故遠聲色去奢靡以圖天下

之安是以天命眷顧久而不厭後世中才之主當天下無事。後心縱欲鮮克有終。至如秦始皇漢武帝。好尚神仙。以求長生。疲精勞神。卒無所得。使移此以圖治。天下安有不理。以朕觀之。人君能清心寡欲。勤於政事。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皥皥而不自知。此即神仙也。功業垂於簡策。聲名流於後世。此即長生不死也。夫恍惚之事。難憑幽怪之說。易惑。在謹其所好尚耳。朕常夙夜兢業。以圖天下之安。豈敢游心於此

溥對曰陛下斯言足以袪千古之惑也

始置六部官統於中書省。〇革司農大理二司

先是中書省惟設四部。掌錢穀禮儀刑名營造之務。

上乃命李善長等議建六部以分理庶務至是乃定置吏戶禮兵刑工六部部設尚書侍郎郎中員外主事以滕毅爲吏部尚書樊曾璞爲侍郎前司農卿楊思義爲戶部尚書少卿劉誠爲侍郎錢用任爲禮部尚書世家寶爲侍郎陳亮爲兵部尚書朱珍爲侍郎周禎爲刑部尚書盛京輔爲侍郎張仁爲工部尚書張文爲侍郎

上御奉天殿六部官入見　上諭之曰朕肇基江左軍務方殷所以官制未備今以卿等分任六部國家之事總之者中書分理者六部至爲要職凡諸政務須竭心爲朕經理或有乖謬則貽患於天下不可不慎

改太史爲司天監復置回回爲司天監○御史中丞劉

基致仕

初　上以北巡也。命丞相李善長、及基等、留守京師。且語基督察奸惡。以肅聲轂雖內府之事、亦宜糾舉。基素剛嚴。凡中書僚吏有犯、即捕治之。宦者監工匠不肅、基啓皇太子捕寘諸法。人皆側足畏基。會中書都事李彬奸事覺。彬素附善長。稱善長託基緩其獄。基不允。遣人馳奏、請誅彬。　帝可其奏。時大旱。善長等方議禱于祀。而誅彬之報適至。善長曰、今欲禱雨、可殺人乎。基怒曰、殺李彬、天必雨。遂斬彬。善長銜之。及　帝還、愬基者多訴於　帝前。善長亦言基專恣。譖頗切。　帝皆不聽。會基有妻喪。因請告歸。許之

大將軍徐達命指揮華雲龍經理故元都新築城垣。

己卯大赦天下○癸未命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帥師取山西。

癸未詔大將軍徐達改飛熊衛為大興左衛淮安衛為大興右衛樂安衛為燕山左衛濟寧衛為燕山右衛青州衛為永清左衛徐州五所為永清右衛　帝以元都既克遂命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帥師取山西別留兵三萬人分隸六衛令都督副使孫興祖僉事華雲龍守之詔以御史大夫湯和為偏將軍與平章楊璟俱從大將軍徐達征山西先是湯和自福建還慶元

上命造海舟運糧往直沽候大將軍征發是歲海多颶

風不可行乃詔和以糧儲之鎮江還京師至是命從西征

戊子大將軍徐達遣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將兵略大同○命指揮葉國珍計度北平南城故金時舊基址○甲午命右副將軍馮宗異率兵從大將軍徐達取山西○九月戊戌改故元都安貞門為安定門建德門為德勝門○癸亥下詔求賢

詔曰朕惟天下之廣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共理之向以干戈擾攘疆宇彼此致賢養民之道未之深講雖賴一時輔佐匡定大業然懷才抱德之士尚多隱於岩穴豈有司之失於敦勸歟朝廷之疏於禮待歟

抑朕寡德不足以致賢歟將在位者壅蔽使賢者不上達歟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思欲堯舜君民者豈固沒世而已哉今天下甫定願與諸儒講明治道啓沃朕心以臻至治岩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者有司禮遣之朕將擢用焉○上謂中書省臣曰任人之道因材而授職譬如良工之于木小大曲直各當其用則無棄材夫人亦然有大器者或乏小能或有小能不足以當大事用之者在審察其宜耳驊騮之材能歷險置遠若使攫兎不如韓盧鉛刀之割能破朽腐若解全牛必資利刃故國家用人當各因其材不可一律也不然則人材不得盡其用而朝廷有乏人之患矣○上手詔

中書省臣曰昨有張冲上書言時事。其所言有可取者二。一謂在廷之臣。令各言朝廷得失。庶上有所據。而用其所長。一謂中書省。令各衙門正官各言得失。每月用三人言言。貴簡當。選其練達剴切不避忌諱者量加擢用以養忠直之氣。此甚可取也夫聞得失則知利病。知利病則生民蒙其福聽忠直則正人多正人多。則朝廷淸明矣自古治世之君。皆由是道若秦二世。隋煬帝所以亡者。坐不用此耳。○有御史上言陶安隱微之過。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於道路。上曰。御史但聽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爲盡職乎。命中書省黜之

甲子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叅政傅友德等率兵北平取未下州郡○都督張興祖下河北○乙丑副將軍常遇春下保定府以指揮李傑守之丁卯下中山府以指揮董勳守之遂帥師趨真定○十月戊辰大將軍徐達下河間府以廣武衛鎮撫劉聚守之○巳巳副將軍馮宗異偏將軍湯和下懷慶以指揮紀斌守之○壬申馮宗異湯和取澤州丁丑取潞州○戊寅以元都平詔天下○大將軍徐達克雄州以徐州衛鎮撫程信守之○命毀蒙古水晶宮刻漏

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宮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特自擊鉦鼓上覧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

而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
下豈至亡滅命左右碎之
丁酉定正旦朝會儀○十一月己亥定諸祀典
中書及禮部定奏天子親祀圜丘方丘宗廟社稷若京
師三皇孔子風雲雷雨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先賢等祀
則遣官祭祀郡縣宜立社稷有司春秋致祭庶人祭里
社土谷之神及祖父母父母并得祀竈載諸祀典餘不
當祀者禁止○上諭群臣曰凡祭享之禮載牲致帛交
於神明費出已帑神必歆之如庶人片紙瓣香皆可格
神不以菲薄而弗享也所得之物皆已力所致也若國
家倉廩府庫所積乃生民膏脂以此充實神庭徼福私

身神可欺乎惟爲民禱祈如水旱疾疫師旅之類可也

命告訐反不實者抵罪有司著爲令○諭宿衛武臣

上朝罷召宿衛武臣諭之曰朕與爾等起布衣歷戰陣十五六年乃得成功朕今爲天子卿等亦任顯榮居富貴非偶然也朕提孤軍應敵危亦甚矣然每出師必戒將士毋妄殺毋焚民居此心簡在上帝故有今日卿等亦思曩時在民間覩元之將帥輕裘肥馬氣燄赫然何敢望之然彼之君民不思祖宗創業之難驕淫奢侈但顧一身逸樂不恤生民疾苦一旦天更其運非特不能保其富貴遂致喪身滅名今曆數在朕朕何敢驕怠常恐政事廢缺日慎一日自非犒賞將士宴百官享外使

未嘗設宴爲樂爾等亦須勤身守法勿忘貧賤之時勿
爲驕奢淫佚之事則身常榮而家常裕矣
遣文原吉詹同魏觀等分行天下訪求賢才
上諭之曰天生人才必爲世用然人之材器有不同明
銳者質或輕剽敦厚者性或迂緩辯給者行或不逮沉
默者德或有餘卿等宜加精鑒原吉等曰陛下昭德四
海正賢俊丕應之日臣等敢有不盡其心　上曰人材
不絕於世朕非患天下無賢患知人之難耳苟所舉非
所用爲害甚大卿等慎之
辛丑建大本堂
命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延四方各儒以教太子諸王分

班夜宵仍選才俊之士去伴讀。上既立皇太子以定大本。戒之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係一家盛衰。天子之子。係天下安危。爾承主器之重。將有天下之責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齊家取敗止於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敗豈一身一家之比。將宗廟社稷不保。天下生民受殃。可不懼哉。上嘗退朝還宮。皇太子諸王侍。上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爲遊觀之所。今但令內史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昔商紂崇飾宮室不惜人民。天下怨之。身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絕。爾等

當記吾言常存警戒○上諭皇太子曰自古帝王以天
下爲憂者惟創業之艱中興之主及守成賢君能之其
尋常之君不以天下爲憂反以天下爲樂國亡自此而
始何也帝王得國之初天必授於有德者然頻履憂患
而後得之其得之也難故其憂之也深若守成繼治之
君常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之心爲心則永受天命苟
生怠慢危亡必至可不畏哉○上御文樓太子侍側因
問近與儒臣講說經史何事對曰昨講漢書七國叛漢
事遂問此曲直孰在對曰曲在七國　上曰此講官一
偏之說且言景帝爲太子時常投博局殺吳王世子以
激其怨及爲帝又聽晁錯之說輕意黜削諸侯土地七

國之變。實由於此。若爲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撫百姓。爲國家藩輔。以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爲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爲諸子者。知夾輔王室。以盡君臣之義。○上召東宮官屬。及王府官屬。諭之曰。輔導之臣。循法度之器。必先正己而後正人。蓋德義者。正人之法度。善惡者。脩身之衡鑑。汝等輔導諸子。必申其德義。明其善惡。使之趨正而不流於邪。如此則能盡輔導之職。觀之梓匠。雖有材木。必加繩削。乃能成器。太子諸王。必得賢輔導。因質贊助。乃能成德。朕擇汝等爲官僚。各宜盡心。又如經史中古人已行之事。可爲戒鑑者。采摭其事。編次成集。朝夕覽觀。以廣智識。亦有

助於輔導羣臣頓首受命而退復顧劉基等曰朕觀古賢聖之君雖治平之世而不忘修省誠以富貴易至於驕奢驕奢必至於荒縱未有荒縱而不顛覆者故嘗戒太子諸王以爲士不能正身脩德則殃及身家爲士且然況於爲君爲王者乎基頓首對曰陛下此言萬世之福也○上諭太子賓客王儀太子諭德秦鏞盧德明張昌曰範金礱玉所以成器尊師重傅所以成德朕命卿等輔導太子必先養其德性使進於高明於帝王之道禮樂之教及往古成敗之迹民間稼穡之事朝夕與之論說日聞讜言自無非僻之干積久以化異日爲政自然合道卿等勉之

甲辰封孔希學爲衍聖公孔希大爲曲阜知縣皆世襲一希學孔子五十六代孫也命襲封衍聖公仍置官屬曰掌書曰典籍曰司樂曰知印曰奏差曰書寫各一人又立孔顔孟三氏教授司教授學錄各一人及立尼山洙泗二書院各設山長一人復孔氏子孫及顔孟三家子孫徭役官屬並從衍聖公選舉呈省擢用授希學誥曰古之聖人自羲農至于文武法天治民明並日月德化之盛莫有加焉然皆隨時制宜代有因革至于孔子雖不得其位會羣聖之道而通之以垂教萬世爲帝者師其孫子思又能傳述而名言之以極其盛有國家者求其統緒尊其爵號蓋所以崇德報功也歷代以來膺襲

封者或不能繩其祖武朕甚憫焉當臨御之初訪世襲者得五十六代孫孔希學大宗是紹爰行典禮以致褒崇爾其領襲世儒益展聖明之用於當時以副朕之至望豈不偉哉

癸丑徐達克趙州以參隨王成守之○癸亥手詔召御史中丞劉基叅命以來春舉行籍田禮○甲子詔定乘輿以下冠服之制○十二月徐達克太原蒙古擴廓帖木兒遁之甘肅

初元主北奔命擴廓帖木兒復北平因是率兵出雁門關將由保安州經居庸關以至北平達聞之謂諸將曰擴廓帖木兒率師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總六衛

之師。足以鎮禦。我與圖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兵法所謂批亢擣虛也。若彼還軍救太原。則已爲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諸將皆曰善。遂引兵徑進。擴廓帖木兒至保安州。聞之。果還軍。其鋒甚銳。副將軍常遇春謀於達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兵未至。未可與戰。莫若遣精兵夜襲其營。其衆可亂。主將可縛也。達然之。會擴廓帖木兒部將豁鼻馬潛遣人約降。且請爲内應。達於是遣兵夜襲其營。擴廓帖木兒方燃燭坐帳中。使兩童子執書以侍。衆覺變擾亂。擴廓帖木兒倉猝不知所出。亟納靴。未竟。跣一足。踰帳後出。乘驏馬。從十八騎遁去。達曰。豁鼻馬遣其子來

報迭等勒兵進營太原城西。豁鼻馬以其將校降。得兵四萬人。馬四萬餘匹。擴廓帖木兒奔大同。遇春以兵追之。至忻州不及而還。擴廓帖木兒遂走甘肅

置潁州衛。命指揮僉事李勝守之。

潁州自元季韓咬兒作亂。民多逃亡。城野空虛。上自如汴。道過其地。遂命勝築城立衛。招集流亡。民始復業。

詔定官民喪服之制。

監察御史高原侃上言。京師人民循習元氏舊俗。凡有喪葬。設宴會親友作樂娛尸。惟較酒殽厚薄。無哀戚之情。流俗之壞至此。甚非所以爲治。且京師者天下之本。萬民之所取則。一事非禮則海內之人轉相視効

勝言況送終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風俗

上是其言乃詔中書省令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

定三師朝東宮儀

上以東宮師傅皆勲舊大臣當待以殊禮朔賀東宮難同庶僚故命禮官考古定議

副將軍馮宗異等克衛氏擒蒙古右丞買成遂克平陽擒其右丞李茂○副將軍馮宗異克絳州擒蒙古左丞田保徐伯昌○起復濟南知府崔亮爲禮部尚書○頒社稷壇制於天下郡邑○詔立旗纛廟京師於都督府治之後天下衛所於公署後以霜降日致祭○遣符寶郎偰斯以即

皇帝位號國太明建元洪武賜璽書高麗國王王顓知之

[illegible]遣知府易濟頒詔。以即位號國大明建元洪武示安南

知之

江左陸翀之全校